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二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重光協洽凡二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元年春正月丁丑朔上皇在迤北罷朝賀 辛巳

築永安城于天壽山之南以居陵衛官軍後遂移昌平

縣治焉 壬午享太廟 彗星出天市垣外掃天紀星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以邊事需餉急始定輸納之

例凡生員納粟上馬者皆許入監戶部又議令軍民輸

納或米或粟或豆草或鞍馬者皆給冠帶官吏罪廢輸

納者得復職初行之于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已而監生郭佑上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甯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而賊汙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閻之恥納草納粟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而重名器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啟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時又開輸豆予世襲之例刑科給事中曹凱爭之曰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

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于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上以爲然命已授者聽未授者悉如凱議 閏月甲

寅額森寇甯夏叛奄喜甯計也 初洪熙宣德間定禮

闡取土之額分南北中卷以百人爲率正統中增額至百五十人而分地如故至是從大理寺丞李奎之請仍循永樂間例癸亥詔明年會試取士無拘額本年鄉試亦如之 庚午額森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敗之時寇

至沙塢登召諸將問計或言寇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
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
逼卽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
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
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
奇自土木之敗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人破
敵數千騎軍氣爲之一振捷聞封登定襄伯予世券
是月免大名真定開封衛輝被災稅糧 侍讀彭時以
兵事稍息奏請回籍終制許之時以釋褐踰年參大政
前此所未有上方嚮用之以此頗忤旨 二月戊寅耕

精田 癸未懸賞格招陷敵軍民副都御史羅通之請也通請榜文于沿邊諭凡被陷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匹有能殺賊一級者軍民人等俱予冠帶賞銀五兩官陞一級仍賞銀如之若能殺額森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太師殺巴延特穆爾及喜甯者賞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詔依議行之 丙戌命武清伯石亨爲鎮朔大將軍帥師巡大同都指揮楊能充遊擊將軍巡宣府能洪之從子也 壬辰叛奄喜甯伏誅先是甯數導誘額森擾邊上皇患之言于額森使甯及總旗高登

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鑒俾報宣府設計禽甯甯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鑒紿甯至其地伏盡起鑒直前抱持之遂禽甯送京師法司諸臣襍治磔于市上皇在迤北聞之喜曰自此邊竟稍甯吾南歸有日矣甯爲都指揮江福所獲而參將楊俊飾奏于朝謂已實定謀遣福等禽之上嘉俊功進右都督賜金幣言官及兵部請如懸賞前詔上以俊邊將職所當爲不允俊洪之庶子也久之冒功事始露是月初開經筵甯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文臣自內閣高穀陳循等外禮部侍郎儀銘及俞山俞綱皆以潛邸舊恩兼經筵官

銘智之子也上每臨講幄命中官擲金錢于地任講

官徧拾之時以爲媒褻云

安鼎儀銘俞綱俞山皆充經筵官見憲章錄法傳錄證之

明史儀智等傳皆潛邸舊人也擲金錢事見儀銘傳

謝儀而野史有以爲高穀李時勉故事者今不著

贈前侍講劉球爲學士賜謚忠愍立祠于鄉竝追論彭德清時德清已在獄瘐死詔僇其尸球二子鉞及弟鈺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旣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羅通自居庸召還命參楊洪軍務兼理院事通上官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欺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敗數千向者德勝門外不知斬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

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于謙石亨輩謙疏辨言概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石亨功次冊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爲濫宜將臣及亨等升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卽命指薦并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它上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前冒濫蓋因通言發也給事中覃浩等

謂通本以知兵用不宜理院事乃解通兼職初京城解嚴侍講劉定之上疏曰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及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蕪故土偏安一隅尙能奮于旣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衆旣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說而力行之又其所陳十事其末曰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誠夙

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者賞罰明則將士肅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亭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晉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躡新階它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旣予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旣進不欲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待也書奏上優詔荅之謙有社稷功一時忌者輒屢以深文彈劾通定之所論亦多失平然實有中于目前軍務之積

此又中官死事之遺漏者也附識于此

癸丑衛喇特寇甯夏抵慶陽

乙卯又寇朔州時寇分道入邊官軍禦敵互有殺傷惟甯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衆董興之討廣州也未至而僉都御史楊信民以巡撫坐填威望日隆乃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于是遣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黃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皆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蕭養且降俄聞大軍至忽中變其夜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遂以是日卒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事聞賜

祭葬錄其子玳爲國子生廣東民赴京請建祠許之成

化間賜謚恭惠並命有司以忌日祭焉

國恩按明史楊信民傳言信民

巡撫廣東以三月乙卯卒列傳叙事紀日者最少此以信民卒後奉勅令以忌日祭祠故特書其卒之月日耳

今據

癸亥以旱免畿內逋賦及夏稅

是月鹵分道

入寇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所過殘掠時總兵官朱謙填宣府奏敵以二萬攻圍萬全救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于謙請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于謙曰前遣季鐸岳謙往而額森隨入寇繼遣王復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

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冑臣而恒怯若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主戰守無敢言和者以俞綱爲兵部侍郎內閣辦事綱以生員侍上潛邸至是驟遷擢疏辭越三日請佐兵部許之

是春致仕國子祭酒李時勉卒時勉家居聞上皇北狩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嘉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得旨褒荅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賜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贈禮部侍郎夏四月丙子廣東都指揮李昇何貴等追海賊不

克死之 辛巳衛喇特寇大同以數千騎奄至總兵官郭登出東門與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寇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爲祭豕者見寇卽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衆 貴州平越被圍九月御史黃鎬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丁亥命保定伯梁珪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璉討之敕王驥還瑛從驥征麓川事平留填雲南上卽位廷臣薦瑛有將畧召還進都督同知甫抵京而貴州苗賊勢熾驥復請瑛還討乃拜右副總兵 戊子遣大理寺丞李茂錄四南京考黜百司訪軍民利病以聞時尙書于謙言南京

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
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從之遂有是
命 丙申衛喇特寇雁門丁酉以三百騎入石峯口燒
關門復由故道去勅責總兵官朱謙等 己亥遣都督
同知劉安充總兵官練兵于保定真定及涿易通三州
僉都御史陳泰參贊軍務泰幼從外家昌曹姓既貴請
復之 庚子振山東饑辛丑振畿內被寇州縣 癸卯
衛喇特復寇大同郭登擊却之 是月旱山東亦旱自
去冬至春災異疊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御史許仕達
言災沴數見請聖躬痛自修省優詔褒荅 浙江鎮守

中官李德上言諸臣擅殺馬順同于犯闕賊臣不宜用

下廷議于謙以爲不足問上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卿

等忠義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

國史據明史王竑傳在是年四月竝記于

謙以爲事不足問及上令諸臣勿介意等語今據增

五月乙巳免山西被災稅

糧衛喇特以數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却之尋

犯河曲及義井屯堡殺二指揮遂圍忻代諸州詔劉安

督涿易諸軍禦之寇自代州南下長驅直抵太原城北

山西大震詔巡撫朱鑑移填雁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

良填太原援兵漸集敵亦饜乃引去時山西兼邁兵荒

鑑外飭戎備內撫災民勞瘁備至戊申衛喇特復寇

雁門詔益黃花鎮戍兵以衛陵寢敕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 癸丑廣東賊黃蕭養伏誅先是都督同知董興調江西兩廣兵征討而以天文生馬軾自隨與果銳不能戢下軾輒戒之是春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卽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狼兵者廣西溪峒土兵也興從之旣而兵大集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論功進興右都督留填廣東 壬戌振大同被寇軍民 丙寅總督侯璉副總兵田禮大破貴州叛苗時梁

璫等大軍未至禮已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璫復遣兵
攻敗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
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帥兵攻破紫
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
七盤坡羊腸河等處撫定良苗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
會鎮遠道亦通捷聞進璫兵部尙書 衛喇特額森復
寇宣府以二千騎屯買家營總兵官朱謙與叅將紀廣
等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却謙軍且退寇復來追
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卒力戰寇不得入是時寇屢
擾邊銳而驕意大同宣府三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

屢却之會喜甯已誅額森失其間諜所部兵多死傷而
托克托布哈阿喇知院自遣使請和後營撤所部歸于
是額森亦欲息兵恥自屈乃令阿喇先通和議辛未阿
喇知院遣其參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等至懷來貢馬
議和邊將以聞上用學士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諭
阿喇大畧謂額森詭詐反覆朕欲從爾講和第聞彼尙
聚兵塞上意在要挾義不可從卽阿喇必欲和好待衛
喇特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是月
浙江副使陶成討處州賊陶得二不克死之得二降而
復叛擁衆犯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僞爲鄉民避賊者

以敝縕褻薪闌入城中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

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皆力戰死事聞贈成

左參政錄其子魯爲八品官

國朝成之死明史本紀不載證之成傳在是年五

月今

初土木之變楊俊自獨石奔還上以洪故置不

問而俊恃父勢橫恣在宣府時嘗以私憾杖都指揮陶

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恐誤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

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復以僉喜甯冒功事覺論斬

詔宥之令勦賊自効尋充游擊將軍巡徼真保涿易諸

城至是還仍令督三千營訓練

國朝據明史楊洪傳俊爲洪之庶子以杖殺陶

忠及冒喜甯功論斬詔宥之尋充游擊將軍云云而皇明通紀紀事本末諸書皆系俊誅于是年之五月弇州

攷誤謂本雙槐歲抄之誤駁之是也惟劉安督孫易諸軍正在是年之五月則倭之巡徼真保孫易皆同時事今系之五月之末

六月壬午衛喇特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

却之越四日丙戌額森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卽下月城開額森及門而覺遂復擁上皇去丁亥下左都御史陳鑑王文于獄時中官金英縱家奴不法事覺下法司治之鑑等但請抵奴罪不及英于是給事中林聰率同列劾鑑文畏勢長奸竝及御史宋璥謝琚皆下獄尋以請罪自伏宥之聰在科論事無所諱先是有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詈辱家奴白

盡殺人奪民產侵商稅聽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
不敢肆至是因治英家人獄復劾璵琚不任風紀竟調
二人于外 戊子衛喇特復帥二千騎寇宣府朱謙遣
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率叅將紀廣等
馳援自己至午寇大敗遁去 戊戌免山東被災州縣
稅糧 額森之請還上皇也詔下禮部議未決吏部尙
書王直率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
于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僇
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額
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爲福

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上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之名來犯京師豈不爲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已而阿喇使復至尙書胡濙等復以爲言于是上御文華門召廷臣諭以宜絕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上不悅曰朕非貪天位當時見推寶出卿等尙書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甯復有它顧理當速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詞矣上乃顧謙改容曰從汝從汝議遂決羣臣既退太監興安出呼曰若等欲遣使孰爲富弼文天祥

者詞色交厲直面折之曰廷臣惟天子使旣食祿敢辭
難乎安始語塞時禮科給事中李實慨然請行己亥以
寶爲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爲少卿及指揮馬顯
等令齎璽書諭衛喇特君臣遂偕阿喇使俱往是月
尙書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昌平侯楊洪亦
乞遣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上以命叅軍務羅通通
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
日奏乞躬往上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牴牾
人以是不直通云致聖命羅通通填山西明史紀及三編皆不載證之通傳在是年之六月今
增上卽位之初愍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

書言事是時有肅府儀衛餘丁聊讓詣闕陳數事其畧曰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汙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日蹙因之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填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額森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謫見天地理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

遇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
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
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
宮妾自能革奢靡戒游佚而心無不正矣仍願陛下廣
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使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言者無
所顧忌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
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上嘉納
焉後四年讓登進士官知縣政異聊讓上書正景泰初
大開言路之時明史讓傳
書元年六月並記其四
年後始登進士今據增
秋七月己酉李實等奎衛喇
特額森在營既見讀璽書畢乃導之謁上皇時上皇仍

居巴延特穆爾營惟袁彬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因問太后皇上又問二三大臣泣然曰處此踰年始見卿等實等頗以上皇前寵王振太過以致蒙塵請還京引咎自責上皇意不懌實等之既行也會托克托布哈及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瑪爾舊作皮兒馬黑麻等復至趣和詔禮之賜之宴使者因言于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諧禮臣胡濙以聞尙書王直等議遣正副使四人往上曰且俟實還徐議之庚戌總督尙書侯璉大破貴州之賊時璉檄副總兵方瑛攻賞改寨禽苗僞王

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僞稱趙王率衆掠清平
璉復討禽之會王驥亦俘獲剡平王苗富蟲先後送京
師伏誅 李實等將還王直等因請遣使從之庚申遣
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充正使以都指揮同知
王息錦衣衛千戶湯允勣副之資金銀書幣往先是有
金齒衛知事袁敏自土木奔還上書曰上皇居九重所
服者袞繡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瓊宮繡室今駕陷沙漠
主辱臣死臣子何以爲心請速遣官一人或就令臣齎
書及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不報至是尙書
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不

報時額森欲還上皇而勅書無奉迎語自齋賜額森外亦無它物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遂行
癸亥李寶羅綺自衛喇特還初寶自京奉使將行見勅書不及迎上皇驚走白內閣遇太監興安安叱曰若奉黃紙詔行耳它何預寶遂行至是額森語寶等曰我亟欲送上皇歸而勅書無奉迎語今汝之來通問而已若欲奉迎宜亟遣大臣來歸語皇帝迎使夕來大駕朝發決不食言寶等還具道額森意及再遣使奉迎狀上不許于是王直偕甯陽侯陳懋等上疏曰臣等與李寶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

迎車駕額森意也昨者托克托布哈及阿喇知院使來
皆有報使今額森使以迎請爲詞乃不遣使偕往是疑
敵而召兵也復不許已而實自言于上上曰楊善已去
但以奉迎意致額森卽令善迎歸足矣比北使將發直
等復上言宜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
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然衆志難犯違
天不祥彼將執爲兵端邊事益棘京師亦不得高枕卧
矣檢討邢讓亦上疏曰上皇于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
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詰我其何詞以應若
從羣臣請仍命實齋敕以往述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

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于天下萬一迎而不許則我得有詞于彼以與問罪之師不亦善乎上不得已乃從羣臣議仍遣實往報既而曰俟善歸議之卒不遣己巳楊善等至衛刺特額森遣館伴來迎館伴自言田氏亦中國人飲善帳中語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伴聞之色

勤善曰惜哉今皆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出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額森明日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資金幣載途乃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我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爲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卽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它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爲貢使受宴賜上

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裁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額森數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僂數十萬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樂不亦美乎額森曰勅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勅書是太師迫于朝命非太師誠心也額森大喜問上皇歸將復得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額森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

爲好男子垂史冊頌揚萬世額森笑稱善知院巴延特
穆爾勸額森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額森懼失信
不可竟許善請明日額森引善謁見上皇于巴延特穆
爾營遂許送正皇歸 八月癸酉上皇發自衛喇特瀕
行額森設宴餞上皇額森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楊
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
旨少坐卽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善曰有禮巴延等亦各
設餞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其
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起蹕額森率部長皆送約半
日程巴延送至野狐嶺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

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仍遣其頭目七十人扈送京師
預選諸書皆言巴延特穆爾送上皇至野狐嶺下馬伏地慟哭而去三編目中則言額森送上皇數十里下馬伏地慟哭去今 戊寅祀社稷 初廷臣聞上皇將還
据明史瓦剌傳

欲奏請奉迎都御史王文鵬聲曰公等謂上皇果來耶
額森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還耶衆素畏文皆愕然不
決而罷及是上皇果還乃詔禮部議迎上皇禮尙書胡
濙等議遣禮部官迎于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
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
安門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
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

定門易法駕餘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報曰朕
尊大兄爲太上皇帝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
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渼等言諸臣意無它欲陛下篤
親親耳上曰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簡損今
豈得違之于是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爲書投
大學士高穀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遜位懇辭而後受命
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其書于朝以示胡渼王直
等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渼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
事中葉盛竟奏之同官林聰復劾直渼穀等皆股肱大
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渼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

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上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侍讀商輅至居庸關迎上皇時上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釋壬午上皇至宣府許彬迎謁上皇命書敕諭羣臣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甲申至居庸商輅迎謁上皇諭以遜位退閒意使歸告皇帝取異明史本紀書楊善等至瓦剌及見上皇于七月之末英宗還駕在八月癸酉爲八月初五日證之劉定之否泰錄則善等謁上皇在八月初二上皇之行在初八皆不合惟十一日次野狐嶺以下悉同但明史多據實錄否泰錄雖目擊之事而塞外道里月日不過據所聞見書之今悉據正史

丙戌上皇至京師上迎于東安

門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遂送上
皇至南宮上帥百官行朝謁禮庚寅赦天下 辛卯以
刑部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時苗衷
致仕以淵代之初徐瑄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踉
蹌過左掖門淵適入迎問之瑄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
于是淵入朝極陳固守之策遂見知于上以侍講超擢
卿貳至是遂入閣踰月改戶部侍郎兼職如故 是月
總督貴州兵部尚書侯璉以勞瘁卒于普定軍中賜祭
葬廕其子世襲錦衣衛千戶 御經筵先是御史許仕
達上言經筵之講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正統間上

下蒙蔽無敢言者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稽之于古驗之于今以應無方之變優詔褒荅

九月丁未封都督朱謙撫甯伯論守宣府功也 癸丑

進左副都御史王來爲右都御史總督湖廣貴州軍務來巡撫河南至是以侯璉卒進來代之與保定伯梁瑄都督毛勝方瑛會討叛苗勝卽福壽更名也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額森入寇多爲內應會西南用兵尙書于謙謀散遣之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 是月南京吏部尙書魏驥南京祭酒陳敬宗同致仕驥屢請致仕不許至是復

以老請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閭曰公雖位
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臣
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
事爲一已事其能善終乎竟致仕去敬宗官南京祭酒
與李時勉名望相埒時稱南陳北李方王振寵盛時敬
宗秩滿入都振欲致之不可得會巡撫周忱亦在京振
知其與敬宗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
中官何以對同學生徒忱退謂振曰陳公崛強未可以
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
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返

其幣終不往見以是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及是與驥
同引年歸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驥在
籍二十餘年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
恭教子孫孝弟力田講明理學蕭山故多水患驥率鄉
人增修塘堰復宋時縣令楊時所築湖堤邑人賴之興
魏驥陳敬宗之致仕在是年之九月事見本傳三編特書之今據增

癸巳免織內逋賦十一月辛亥禮部尙書胡濙奏

上皇聖節請令百官詣延安門行朝賀禮不許是月
下太監金英于獄英縱家奴事發上怒乃盡發其結黨
市恩及縱家人中鹽等事論斬及戍謫有差英下都察

院獄亦論斬詔禁錮之自是遂廢不用時工部尙書石
璞方奉詔出募義勇還朝法司劾璞嘗賂英遂竝下獄
論斬上特宥之命出理大同軍餉初上之監國也徐理
倡議南遷舉朝震動當是時外微于謙內微金英幾岌
岌矣薛瑄既起用尋推南京大理寺卿英嘗奉使南京
獨瑄不出見使還上問所見誰爲良者英對曰獨一薛
卿耳論者以爲英之智識殆非他瑄比云

攷異明史本紀但載陳鑑

王文以鞠金英家人不實下獄事而英之下獄不具證
之宦官傳英下獄在是年十一月然亦但書其犯賍下
獄而野史所載則以對東宮生日事詳後卷攷異中惟
諸書記薛文清推大理正卿在景泰二年其時英已禁
錮未必有奉使之事意文清之推正卿卽
召後事也今於英下獄之月牽連記之

十二月丙

申胡濙等復請明年正旦令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
許竝諭自今後正旦慶節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
言之同官葉盛止之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
安靜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爲非便聰
乃止御史盛景目盛曰已不爲而又阻人爲之耶盛曰
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是冬王來至
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會梁瑤方瑛等連破貴州之
賊遂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魁韋同烈遁去據興
隆復劫平越清平諸衛來與瑛邀擊敗之王驥既還
命總督南京機務其冬乞世券予之南畿軍素偷惰驥

至以所馭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越二年賜敕解任奉朝請

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庚戌大祀南郊 壬子詔

天下朝覲官當黜者令迴糧口外 初僧道三年一度

上卽位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尙書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職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不報 二月辛未幸太

學釋奠于先師時衍聖公孔彥縉率子孫來京師至國子監聽講上嘉之自後幸學必先期召衍聖公著爲令禮成上至彝倫堂升坐祭酒蕭錕講尙書天聰明章詞

旨敕賜上甚嘉之鑑代李時勉爲祭酒去年以老疾辭

既得允監丞鮑相率六館生連章乞留報可至是遂有

嚮用意

改撰據明史儒林傳孔彥縉至京師聽講因定
自後幸太學必先召衍聖公又蕭鑑事見本傳

及三編
今據增

戊子填星犯上相庚寅逆行入太微左掖欽

天監奏天垂象伏望日新聖德仍勅文武羣臣修省辛

卯詔曰上天仁愛垂象示警朕當省悔五府六部都察

翰林院其計議寬卹條例以聞 癸巳詔畿內及山東

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勸農授民荒田貸牛種 是月

吏部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

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振士風結民心

上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尋又陳車戰火器之利亦見采納三月壬寅賜柯潛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乙酉保定伯梁瑄總督尙書王來等大破平越苗禽其僞王韋同烈等先是瑄自沅州進兵與都督方瑛破賊于興澤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瑛與都督毛勝陳友三道進瑄與來大軍繼之先後破三百餘寨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聲動地賊黨懼縛同烈竝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俘同烈等獻京師遂分兵共勦都勻草塘諸賊賊皆望風具牛酒迎降捷聞詔班師留瑄來瑛撫尋命來兼巡撫貴州時因黔楚用兵暫

行鬻爵例至是來奏稱寇賊稍甯惟平越都勻等四衛
乏餉請召商中鹽罷納米例從之初貴州苗未平吏部
侍郎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填之尙書于
謙不可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 甲午衛喇特
寇宣府馬營勅游擊將軍石彪等巡邊乙未命石亨選
京營兵操練召尙書石璞巡參贊軍務彪亨之從子也
是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用尙書于謙議也
初楊洪自獨石入衛額森內犯所過八城俱殘毀衆議
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亦且動
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使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

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尋命右參政葉盛協贊軍務石
璞自大同轉餉給之 命左都御史陳鑑巡撫陝西鑑
前兩填陝西值秦中饑蠲租振貸軍民戴之若父母每
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懽迎數百里不絕至是陝
西復饑軍民萬餘人詣監司請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
聞遂復有是命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鑑傳在是年
證之七卿表鑑爲都御史以二年四月

出巡撫陝
西今摺之

五月乙巳城固原固原本守禦千戶所至

是以故原州城置尋升爲衛 上皇旣歸衛喇特托克
托布哈及額森仍循歲貢上皇所亦別有獻上意欲絕
衛喇特不復報使額森以爲請尙書王直金濂胡濙等

皆言絕之恐起衅上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衅耳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勅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謂也太師使來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直等復請報之上曰使臣不遣朕志已定乃禮其使而以書報之六月戊辰朔欽天監奏是日卯初刻日當食至期不應己卯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防苗寇是月學士江淵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朶顏赤斤諸衛爲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訐告王振餘黨

以免枉濫詔悉從之淵又言法司斷獄多枉于是刑部

尙書俞士悅都御史王文求罷且言淵嘗私以事不聽

故見誣上兩置之

致異江淵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六月又王文傳竝記淵劾文及俞

士悅事亦在六月蓋

是夏復命昌平侯楊洪填守宣

府時宣府總兵官朱謙卒于鎮復以命洪竝洪從子能

信充左右叅將洪奏言臣旣佩印充總兵官而兄子能

信皆以都督同知僉事充叅將子俊亦以右都督督三

千營一門父子同握重兵盛滿難居乞賜臣休致或調

能等它鎮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又踰月卒洪久居宣

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爲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戊申

晉定永甯畢節諸苗復叛詔梁珪留軍會方瑛王來等討之 癸丑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 是月進吏部侍

郎何文淵爲本部尙書 八月壬申南京地震

夏歷明史本紀

但書是月南京地震事證之五行志七月癸丑京師地震自北而南故三編輯覽竝系之七月目中今據分書

之

辛巳復永樂間午朝之制從給事中葉盛請也

九月乙卯詔邊事方甯禁諸司毋得援奪情例起復

論曰文臣起復自二楊蹇夏開其端歷永洪宣三朝

已成故事而其時臺諫班中無一人能言其非者干

是正統以後遂有京官營求奪情而在外方面以下

等官往往部民耆老詣闕請留輒聽起復還任至景

泰二年始禁諸司起復然未及京官也故天順間大學士李賢以父憂奉詔起復修撰羅倫劾之首引宋仁宗欲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二語可謂詞嚴而義正矣弇州謂自有羅一峯扶植綱常一疏而奪情之風少息然則仁宣邇治之朝若有能爲此言者其挽回又當易易也

是秋定襄伯郭登以疾召還先是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上以嵩爲散騎舍人不聽登辭是時邊患稍息登悉心措置思得公廉有爲者與

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布政使年富上遂命富以右

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固還

浙閩盜平

陔異明史本紀不載諸書

或系之七月或系之九月按陶成之沒在去年五月据孫原貞傳以元年斬陶得二蓋在陶成敗沒之後今竝系之初閩賊吳金八等流劫青田諸縣詔副都御史軒

輒會兵部侍郎孫原貞討平之原貞復進兵搗處州賊巢斬賊首陶得二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男女捷聞璽書獎勵原貞請奔喪踰月還分兵勦平餘寇奏請析瑞安地增置泰順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甯凡四邑皆建官置戍盜患遂息輒亦以防禦閩寇有功至是皆進秩一等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災

稅糧凡一百八萬二千餘石 是月鎮守山西都御史
羅通召還仍贊京營軍務命巡撫山西朱鑑兼領其事
廣通王徽燄陽宗王徽燾以謀逆廢爲庶人徽燄徽
燾岷王梗之庶子也岷王薨次子徽燦嗣位徽燄有勇
力家人段友洪以技術見寵與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
言徽燄有異相當王天下遂謀亂作僞勅分遣友洪及
蒙能陳添仔等誘諸苗以銀印金幣使發兵攻武岡苗
首楊文伯等不敢受事覺友洪爲徽燄所執都御史李
實以聞詔徵徽燄入京師會湖廣總督王來保定伯總
兵官梁珪復發徽燾通謀狀亦徵入竝除爵幽高牆時

蒙能方帥苗兵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遂結生苗作

亂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系之是年十二月按明史諸王傳記徽燦等謀逆事書云時景泰二年十

月也三編竝據實錄蓋以十月事發十二月論罪也今仍據明史本傳系之十月下十二月庚

寅以禮部侍郎王一甯祭酒蕭鎡兼翰林學士直文淵

閣預機務是月晉戶部尚書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工部尚書高穀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初徐瑄叔南

遷議爲內廷訕笑久不遷而瑄急意進取因自結于循

遺之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至是循果加少保

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于少保于謙瑄屬謙

門下士游說求爲國子祭酒謙爲言于上上曰此議南

遷徐瑄耶爲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瑄不知以爲謙之

沮已也益銜之循因勸瑄更名自是遂名有貞踰年遷

諭德 托克托布哈與額森名爲君臣抱空質而已布

哈妻額森姊也額森欲立其姊子爲太子托克托布哈

不從額森亦疑布哈通中國將謀已遂治兵相攻布哈

敗走額森追殺之執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

言額森雖悔過摠誠而上皇之仇至今未雪今其君臣

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京營軍馬分往

宣府大同以除邊患而雪國恥上不許或謂諸書或系

九月十月今據明史本紀及三編又明史稿書是月壬辰是冬下中書舍人何觀

明通鑑卷二十五

五

于獄尋杖之觀上言大臣如王直胡濙等在正統時皆
阿附權奸釀成大患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北
虜之來朝者宜驅置于南方等語自正統中劉球以忤
王振冤死中外莫敢言事者上懲其失卽位以後言路
始開凡前後上書者無不優旨褒荅而一二中貴見觀
疏中有權奸語以爲侵已遂激上怒下六科十三道參
議吏科給事中毛玉主奏稿力詆觀誣陷大臣擅開邊
衅宜正其罪以爲進言虛妄者戒給事中林聰葉盛爭
之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怒觀猶令我
輩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見劉球乎球之死人孰不

切齒于王振馬順今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輩爲之而使朝廷受不容直言之名況諸君皆言官獨不爲它日身計耶王乃稍稍刪易之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遂下詔獄杖觀謫九溪衛經歷國杖何觀事明史本紀及三編皆不載憲章錄系之十月紀聞系之十二月按水東日記言是年之冬今是歲巡撫南畿工部尙書周忱致仕忱秩滿

由戶部侍郎進尙書尋以江西人例不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忱撫江南經理財賦耗羨充盈于是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給過客無少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

嘗省以是屢召人言正統中給事李素等劾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已而奸民持其短長輒以多徵耗米爲詞上卽位之初戶部請遣御史稽覈踰年遂召忱還忱乃自陳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蒞任設法剋弊節省浮費于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于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未估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及太上皇敕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以致部民訐奏戶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請治臣罪上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去然當時理財者

無出忱右其治以愛民爲本其所弛張變通皆可爲後
世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頻
年江北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
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
算忱旣被劾上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
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瑾相
望課逋如故民益思忱不已卽生祠處處祀之越二年
卒謚文襄

明通鑑卷二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六

起元熙君灘盡則
逢掩茂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丙午大祀南郊 是

月晉都御史楊善王文皆太子太保善以迎上皇駕功
改左至是與文竝加官銜爲將易儲也 二月乙酉遣

副都御史劉廣衡詣南京錄囚 京師久雨雪學士江

淵上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
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陛下恩

明通鑑卷之十六

一

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復移檄追徵是朝廷自失大信于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上乃令法司申冤濫竝詰戶部違詔事初洪永間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上卽位詔免二年稅糧十之三時尙書金濂掌戶部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故至是淵言之濂上書自辯給事中李侃等請追問有司奉何明文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絹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于是科道交章劾濂竝發其爲生員時出妻及按福建不發

母喪諸陰事上欲宥之而言者力爭不已戊子詔下濂
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調工部越月吏部尙
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是月進江
洲吏部侍郎蕭鎡戶部侍郎 三月甲午朔有星孛于
畢 戊午都督毛勝討湖廣巴馬苗克二十餘寨禽賊
首吳奉先等一百四十八斬首千餘級 是月遣刑部
侍郎耿九疇巡撫陝西先是召王翱陳鑑還尋以九疇
代之又遣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
代九疇也竑時奉詔督理漕運遂就命之竑兼理兩淮
鹽課

竑與九疇巡撫陝西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三月
詔書有糸之二年之冬者據其自江北召還牽連

竝記耳證之陳鑑王竝傳竝巡撫江北是代九疇也九疇巡撫陝西是代陳鑑故鑑傳中有三年春自陝召還正與九疇之代填陝初王振之亂馬順既誅廷臣因西合今分別書之

極言官校緝事之弊上切責其長令所緝悉送法司官校稍稍斂戢及是上欲陰察外事乃命指揮同知畢旺專司偵訪自此錦衣衛官復漸用事夏四月賜文淵閣諸臣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甯蕭鑑商輅半之上自卽位後久欲易皇太子以己子見濟代之而難于發言遲迴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上謀先賜閣臣以絨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目黃玠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瑯竝滅其家巡撫李棠以閭下有司捕

珖父子下獄珖懼亟遣其黨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
教之上書迎合聖意者乃倡易儲議以上其畧曰太祖
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
北塞寇至都門幾危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
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
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欲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
測反復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它人
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
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
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上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

臣趣下廷臣議且令釋竝罪于是禮部尙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陳英以爲不可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時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濙及陳循王文首署名吏部尙書王直有難色循濡筆強之乃署因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皇子黃竝奏是制曰可禮部速具儀擇日以聞卽日簡置東宮官悉以文武廷臣兼之于是王直胡濙俱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俱太子太傅進儀銘兵部尙書與俞士悅王翱何文淵俱太子

太保蕭鎡王一甯太子少師商輅以兵部侍郎兼右春

坊大學士勲臣自陳懋石亨以下亦兼官有差

史本紀

但記廢太子立皇子事于五月證之辛輔表陳循等加
宮僚皆在四月蓋先置東宮官後立太子也立太子在
五月初二日則置宮僚之在四月明矣
兗州謂易儲之
詔兼官之命同日竝下今統系之四月之末爲易儲張
本

論曰史言陳循等賜白金在易儲之先賜黃金在易
儲之後然則先賜者餌之也後賜者酬之也餌輕而
酬重景帝亦已傾倒矣惟是白金百兩不足以動市
儈之心豈足以饜閣臣之欲而景帝悍然行之者蓋
循等之阿諛以爲容逢迎以爲悅帝之窺其隱者已

久故姑以此爲嘗試之端使知上意所在耳觀黃玠
首建易儲之議帝謂萬里之外有此忠臣固已箝諸
臣之口而奪之氣矣由此言之卽無白金之賜循等
亦將乘間請之何況廷臣集議之時陳循王文首請
署名則又安知異日之厚酬非出自先期之密許哉
若夫大臣之將順自仁宣以來相習已久乃三楊蹇
夏能彌縫於太平之世而胡濙王直卒敗露於晚蓋
之年亦其所遇之有幸不幸也

五月甲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
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

之子斯固本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賞

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尋又賜諸閣

臣陳循等黃金各五十兩

陝異弇州考誤謂陳循等六人賜白金在前迨廢立事定

復賜閭臣黃金各五十兩憲章錄以爲賜金銀同在一

時者非也今按明史陳循傳言先期賜循等白金百兩

比下詔循等遂不敢諍加兼官踰月復賜循等六人黃

金五十兩踰月者卽五月廢立之日也據此則賜白金

在易儲之先賜黃金在易儲之後三編次東宮公孤官

序亦是如此皆據實錄也今分別書之皆兼支二俸時王直受加等金幣賞頓足歎曰此何等

事乃爲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同日封上皇子見清

榮王見淳許王廢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爲皇后上

之易太子也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上不悅后

以太子杭氏生請讓位從之 丙申工部尙書石璞築

沙灣隄成河自正統十三年經由沙灣決口入海運道

日益淺澀上卽位敕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

協力合治積數月無功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

得南入運河請別引水以灌運甚者言沙灣水湍急投

以石鐵沖浮若羽非人力可爲請設齋醮符咒以禳之

上心甚憂念命璞往治之竝加河神封號璞至濬渠自

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復遣中官黎

賢阮格御史彭誼助之乃于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

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河流漸微細

沙灣隄始成璞還朝加太子太保又于黑洋山沙灣建
河神二新廟春秋致祭 辛丑詔河南流民復業者計
口給食五年 乙巳授顏希惠孟希文竝翰林院五經
博士子孫世襲先是命禮部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
一人至京師至是召見皆官之未幾以希惠非適子乃
改官其兄子議 六月乙亥罷各省巡撫官入京議事
初巡撫之設本無定員有事則命之宣德中以關中江
南等處地大而要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之末
南方盜起北寇犯邊于是內省偏隅徧置巡撫以職兼
兵事多不便于武官石亨等奏請罷之而是時耿九疇

以侍郎巡撫陝西有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
事多拘滯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難行遂以踰年復巡
撫竝請改授憲職凡出鎮者皆授都御史或副都或僉
都著爲令政異請罷巡撫官入京議事明史本紀據實錄書之春明夢餘錄言石亨所奏以其兼兵
事多不便于武官也按是年七月有詔洪英孫原貞薛希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是時英巡撫山東原貞巡撫
浙江希璉巡撫福建以罷巡撫故改命也然證之明史
取九臚傳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窒礙
乃定自後大臣填守巡撫皆授都御史據此則始罷巡
撫繼因兵部定授憲職遂仍設之故明史職官志巡撫
定遣都御史在景泰四年則是罷後尋復而入京議
事亦巡撫之舊例罷則俱罷復則俱復也今彙書之
是月大雨決旬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
河地皆沒詔巡撫山東河南都御史洪英等督有司修

築復遣中官黎賢工部侍郎趙榮等往治之 秋七月
兩廣苗寇相尋積年不靖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
尙書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
乃薦都御史王翱乙未命翱總督兩廣軍務兩廣之設
總督自翱始也翱至鎮將吏警服推誠撫諭于是蠻酋
嚮化寇盜亦平 壬寅禮部侍郎兼學士王一甯卒一
甯之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私相援引遂致顯
達士論薄之 是月殺內監王瑤等時御用少監阮浪
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
以贈瑤錦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瑤刀袋異常製

醉瑤酒而竊之遂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
袋刀結瑤謀復位上怒下浪瑤詔獄令忠證之忠筮于
衡者全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
懼佯狂以冀免內閣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上曰忠病
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上意少解乃竝下忠獄
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瑤磔死銅浪于獄尋亦殺之攷
明史本紀不載事見宦官傳傳言阮浪王瑤俱磔死三
編則云銅浪于獄瑤竟磔死蓋據實錄所載與明史異
若吾學編則于是年七月書云殺御用少監阮浪諸書
則云殺阮浪王瑤等按浪乃侍上皇于南宮者治此獄
時商輅及中官王誠諫景帝勿聽妄言傷大倫乃并下
盧忠獄坐以他罪據此則殺瑤亦當坐以他罪不涉上
皇之事蓋輅等請之也不殺浪而銅之于獄恐傷上皇
之心三編所記似爲得之惟英宗復辟追贈阮浪上皇

其爲已受慘禍命儒臣立碑記之然則淚之
被殺蓋斃之獄中耳今據三編分別書之

八月甲

子熒惑晝見 乙丑振徐兗水災 戊辰遣都御史洪

英尙書孫原貞薛希璉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時英等

巡撫暫罷故有是命 丁丑振兩畿水災州縣免稅糧

乙酉振南畿河南山東流民 九月庚寅學士江淵母

喪起復請奔喪治葬事畢還京許之初侍講學士倪謙

遭喪淵薦爲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之引

謙正自爲今日地請并治謙以爲營求奪情者戒上以

事旣處分不問詔自今後有官吏遭喪者皆令依例守

制毋得濫保 辛卯以南京地震兩淮大水河決命都

御史王文巡視安輯乙未振兩畿山東山西福建廣西
江西遼東被災州縣 初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
軍不省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
內官填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爲擾民請下廷議凡
內地已有巡撫者填守內官悉召還疏入中官激上怒
責綸陳狀綸伏罪乃已時臨洮同知田暘聽選知縣單
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
軍填守中官詔以爲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是月南
京軍匠餘丁華敏上言極陳宦官之害畧曰近年以來
內官袁琦唐受喜甯王振專權害政國事傾危望陛下

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爲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
曹節侯覽之害復見于今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
以虐政害民十事爲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
玉動以萬計原其所至非內盜府藏卽下賤民膏害一
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
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
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
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
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無立錫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
數轉而售人倍支巨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

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貨恃強不償行賈坐斂
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
役繁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買置物料所司畏懼以
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
炭愁苦不堪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時又有賈斌者
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
宋徽欽爲戒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
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爲鑑戒者附焉乞命工刊
布上雖報聞仍飭禮部不必刊行

附錄異華敏上書明史
附聊讓傳在景泰三

年九月三編統書于正統十四年朱鑑請罷內官監軍
之下蓋牽連並記也今據明史本傳並彙記朱鑑以後

請罷內官填守監軍之
裴綸等皆据列傳書之

閏月癸未復開處州銀場從

浙民請也

陝西明史食貨志言景帝嘗封閉以盜礦者多兵部尚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竝開福

建按是年開浙江處州銀場明年三月復開福建建甯銀場志所云者是也惟据孫原貞傳言福建福州建甯二府舊有銀冶因寇亂罷朝議復開原貞執不可乃寢据此則原貞乃請罷福建開礦之人豈有先請開浙江銀場遂及福建者原貞本鎮守浙江是年因暫罷巡撫命分行福建考察官吏因留鎮焉据本紀言閏月福建盜起是原貞留鎮討賊也明年開福建銀場原貞執不可正以盜賊甫平恐復因開場起衅耳然則志之所載似失其實且亦與原貞傳矛盾也三編以爲浙民所請蓋据實錄今從之

是月福建盜復

起冬十月戊戌召左都御史王文入直文淵閣預機

務大學士高穀薦也時內閣陳循最任事好剛自用穀與循不相能會王一甯卒請增置閣員穀以文彊悍思

引與共政以敵之遂舉文循亦舉其鄉人蕭維楨而文
得中官王誠助遂詔用文 丙辰命都督孫鏜僉事石
彪協守大同都督同知衛穎僉事楊能張欽協守宣府
備北寇也 是月召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還尋致
仕時詔遣大臣分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
山西多所論劾鑑請召幹還幹因奏鑑徇護上是幹言
召鑑還佐院事初上易儲鑑貽書大學士陳循極言不
可且言陛下于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至是鑑
至京師遂不求用家居二十餘年卒 召總督尙書王
來還梁瑋以來功大乞加旌異都給事中蘇霖駁之乃

止來還在道以貴州苗復叛敕回師討之踰年事平召
爲南京工部尙書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戊辰
都督方瑛討貴州白石崖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
百六十砦進左都督 甲戌安輯畿內及山東山西逃
民復賦役五年 是月免山東及淮徐等處水災稅糧
十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兵部尙書于謙定也初京軍
凡三大營一曰五軍太祖初制也一曰三千太宗得邊
外降丁三千人亦分五營掌隨大駕一曰神機則征交
趾所得火器立營肄習佐以馬隊者也三大營同隸五
軍都督府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

事自上皇之還謙以和議終不可恃必求所以自強者顧營政久弛三大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壹臨期調撥兵將皆非所素習猝遇敵軍有所呼召甚至彼己不知姓名不記者于是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團營法以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十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法行之一年又請益兵五萬竝前五營爲十團營每營置都督一人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每隊置管隊官二人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

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至是營制既定謙繪圖上進悉依古法而變通之京軍舊制爲之一變詔如謙議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中機宜亨雖大將受成而已（成）據明史本紀系之是二年十二月蓋二年立團營三年復增定也三編實云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于謙傳云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練其說互殊按明兵志職綱麟誌編期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謙與石亨議選五軍神機三千營精銳官軍十五萬分爲十營則謙傳爲得實而兵志誤也職麟誌編期景泰三年十二月謙所記謂二年立團營係以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是每營二萬人也又云明年十二月增三營請益兵五萬并前五營爲十團營是以十五萬兵分爲十營每營一萬五千人也置都督一人統一營則十營置都督十人又一營置都指揮三人則二年之制所謂五千人一都指揮者也又一營置把總十五人則二年之制所謂

千人一把總者也指揮三十人則五百人一指揮也每
隊置管隊官二人則百人爲二隊凡隊長四人也此與
二年所定大畧相同惟增兵五萬分爲十營此其異耳
三編所載營制卽本明時所修兵志之文今據書之
是月免河南及永平被災秋糧 衛喇特額森復遣

使來賀明年正旦尙書王直等復請遣使荅之詔兵部
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之事非所敢聞上
是謙言仍罷遣使議旣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
敕廷臣公議不當但委之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
兵部必不以和爲請猶之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
不以藥爲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
更議給事中路壁奏言遣使有五不可上遂從壁議使

卒不遣 國營既立上命于謙總其事石亨自以才智
非謙敵又上所以任之者不如謙專自是銜之亨恃功
驕縱輒爲謙所裁抑益恚甚乃疏辭總兵不許謙上言
祖宗朝本無總督近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
宜非經久之法卽今敵情不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屢
奏辭職以臣爲之軒輊也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
其事上亦不許初額森寇京師德勝門之捷亨自以功
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子冕請召赴京師從
之冕旣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
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顧獨私

臣子如公議何卒辭之亨之不悅于謙已非一日而謙性剛負才氣遇有不如意事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與大僚勲戚意頗輕之以此自亨外怨而訾之者益衆賴上知謙深得以自行其志而謙亦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之還以謙從容數語轉移上意而口不言功易諸之際兼宮僚者命支二俸而謙獨再辭故金幣之賞亦不及焉國器于謙之不諫易儲論者疑之身州政誤謂易儲之際增置宮僚王直胡浚皆太子太師謙所加不過太子太傅又不預賞以此決謙不與易儲之謀是固然矣若三編所載御批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謙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謠之陳景帝稔其意不可奪故不復相屬耶不然景帝任謙方深苟非有大拂其恩之嫌

何至天順復辟時一聞鐘聲而有疑是于謙之問耶按此說最足雪忠肅之誣今參觀前後景帝之任謙自易儲之後寵遇少替此可見矣

方額森之入寇也謙留宿

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上遣中官興安舒良更番往視問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醢菜畢備又親幸萬壽山伐取竹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興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計卽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其見重如此然自易儲後上之于謙亦不無少替云是歲鳳陽淮安徐州皆大水饑民死者相枕藉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江北奏聞不待報輒開倉振之上聞奏方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

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辛未大祀南郊 是月上
元節詔市羊角爲燈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耿九疇引宋
蘇軾諫神宗買浙燈事以奏詔罷之 河復決新塞口
之南詔復加河神封號 二月戊子湖廣五開清浪諸
苗叛命梁珪會王來討平之 乙未皇太子冠 庚戌
免江西去年被災秋糧 是月都御史王文自江淮還
晉吏部尙書兼學士文以二品入內閣閣體益崇舊制
重家宰雖內閣歷二三十年不領吏部尙書內閣之領
吏部亦自文始也 陝西景帝易儲置東宮官惟楊善王
文二人先以正月加太子太保故身
州有王不預陞而于不與賞之語今按帝之易儲自元
年冬下金英于獄上意已定而先期密謀實始于中官

王誠史言文與誠前善又言易儲之際文率先承命然則不待白金之賜及黃珙之上書而文已首倡此議矣先之加太子太保以餌之及奉使江淮不一月卽酬之以內閣踰年至京師又酬之以吏部尙書文之所得多矣而弇州以爲不預陞毋乃惜惜今觀文以內閣領吏部此其明證

廣西土目黃珙奉

敕馳驛至京師召見便殿上以珙有機謀勇畧遂擢前軍都督同知竝賜第居京師初巡撫廣西李棠治珙獄檄叅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捕珙父子珙使人持千金賄于道且擁精兵脅之翬等佯諾遂誘執珙竝其子下獄甫按治而珙得釋赴召且命出其子于獄翬等太息而已棠以不得竟珙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嶺表一物以清節著聞三月戊寅開建甯銀場時浙江銀場既

開戶部以閩地相連請併開從之命少監戴細保提督

場事是月召都御史王黼還時御史練綱偕同官上

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尙書何文淵右侍郎

項文曜于理尙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

等所罔均宜按問上雖不罪文淵等頗以綱言爲直命

綱舉堪勝吏部者綱薦王黼年富薛瑄三人時黼填兩

廣遂召之

致異王黼召還以何文淵被劾練綱薦可任吏部者三人故有召還之勅其實文淵下獄

及黼授尙書皆在六月也諸書並系之三月者牽連並

記耳明史本紀系文淵下獄于六月證之文淵本傳言其初爲綱所劾上宥之至六月再被林聰劾

始下獄既釋始令致仕而去今分別書之

淮徐洊

饑僉都御史王竑振之是時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

食竝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
竝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后
自請死耳中官憚竝威名不得已從之竝乃自劾專擅
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入粟自贖
從之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竝便宜竝乃躬自
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
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糴以銀錢絹布分
給被災之家凡前後全活二百一十餘萬人賦牛種及
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流民安輯者萬六百餘家
病者給藥死者具槨鬻子女者贖而還之還籍者予道

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尙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僉稱其功 太監興安自金英廢後益專用事佞佛甚于王振又見振建大興隆寺請乘輿臨幸思有以敵之乃請別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是月寺成上命尅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楊浩切諫謂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景嚮今又棄儒術而崇佛教非所以垂範後世也郎中章綸亦上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上乃止自王振佞佛歲一度僧大作佛事數年以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

餘區以故釋教益熾選人單宇待銓京師上書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構寺宇徧滿京邑所費不貲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爲廷議所格出知外任而國學生姚顯亦上言曩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僧楊某爲上師儀從侔王者藐萬乘若弟子一旦上皇北狩曾不能前赴衛喇特化諭額森佛之不足護國彰彰矣自上卽位以來廷臣諫事佛者甚衆上卒不能從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三年六月据始建也其目云明年三月成上尅期臨幸章綸楊浩諫乃止證之

明史單宇傳亦云是年三月寺成蓋明史三編皆據實錄也今統系之是年三月下並景記前後諫事佛諸人皆據列傳書之

是春吏科給事中林聰左遷春坊司直郎以易儲異論也學士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尋復之聰上言國家舊制冒喪有禁匿喪有罰近年虜事甯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起復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其流弊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幸事視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上嘉納之夏四月戊子築沙灣新決口復塞之徐淮饑甚學士王文巡視還請移南京倉粟振徐州從之己酉詔天下生員納米徐州東昌臨清

以振災民者許入國子監讀書初定制八百石後減五百石最後減至三百石行之禮部胡濙等言權宜之制實壞士習未幾遂罷初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有布衣登大僚者迨科目行而薦舉廢于是監生亦漸輕至是納粟例開不久卽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例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時戶部以邊儲不足又奏請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詔敕都給事中劉燁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

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詔敕以何爲詞若褒其
納米則是朝廷詔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
此由尙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上爲立已之 五
月丁巳出徐淮倉粟振饑民 己巳學士王文丁母憂
詔奪哀起復尋請奔喪許之正統初文以陝西按察使
遭父憂命奔喪起視事至是凡再奪情云 甲戌徐州
復大水以改撥支運及鹽課振之又截留山東應運米
九十二萬石以備振濟丁丑發淮安倉振鳳陽 乙酉
大雷雨又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時
河南水患方甚太僕少卿黃士儁言河分兩派一自滎

澤南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八柳樹入張秋會通河竝經
六七州縣約二千餘里民皆蕩析離居而有司猶徵其
稅乞敕所司覆視免徵巡撫河南御史張瀾又言原武
東岸嘗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通徐呂二洪以
濟漕運今二河淤塞恐徐呂乏水必妨漕事黑洋山北
河流稍迂迴請因決口收挑一河以接舊道灌徐呂上
皆從之 是月巡按山西御史左鼎上言自衛喇特變
作于今五年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塗莫非將帥
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
能一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至太宗

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骹骹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尙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不過每司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填守夫今之巡撫填守卽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填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

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后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亦宜慎擇而久任之疏上上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糜費開屯田以實邊料士伍而紓饑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后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措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政民力已盡而

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尙書金濂請解職不許時給事中敢言者推林聰葉盛凡六科聯署建請多聰盛爲首御史則鼎與練綱卓有聲譽鼎善爲章奏綱有才辯急功名廷臣皆畏其口一時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鮮不被其彈劾者

致異左鼎上書据明史本傳在四年

下文云踰月以災異偕同官劾大臣遂論何文淵等今按文淵下獄致仕皆在六月傳以爲踰月是鼎以五月上書明矣明鑑亦系之四年五月下今從之

六月壬辰下吏部尙書何文

淵等于獄尋釋之時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愴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竝劾旋給事中曹凱復廷

爭之遂與旋俱下獄先是御史左鼎以災異偕同官陳
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
政本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于是鼎聰等乃共論文
淵竝及刑部尙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
不職狀上乃罷錫令文淵致仕以王勣爲吏部尙書

辛亥瘞土木大同紫荆關暴骸 秋七月庚辰罷諸不
急工役 是月上以沙灣屢決復命尙書石璞往治之

璞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

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以濟漕運

攷異石璞再往治河

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璞傳證之七卿表璞以七月出治沙灣河諸書有系之五月者因沙灣之決牽連竝記耳

三編系彙前次治河于三年因
並記四年再治事今分別書之

以羅通爲右都御史

蕭維楨爲左都御史未幾維楨以丁憂去 八月己丑

振河南饑時濟甯亦饑上遣侍郎沈翼齋帑金三萬兩

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僉都御史王竑劾

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 甲午衛喇特額森

自立爲可汗初額森既殺托克托布哈遂乘勝迫脅諸

部東至建州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遂自稱汗以其次

子爲太師 九月都御史陳鑑致仕卒鑑性寬恕少風

裁回院後譽望損于在陝時卒贈太保謚僖敏 冬十

月庚寅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甲午以徐有

貞爲僉都御史命治沙灣決河沙灣屢塞屢決上甚憂
之前後治河者皆無功石璞所鑿新河雖成上恐不能
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廷臣舉一人以專治沙灣于是
陳循等共薦有貞上亦忘其爲瑄也遂以諭德驟膺遷
擢于是復起用 戊戌額森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特克
紳達罕達罕者華言可汗也

舊作田盛大可汗

末署添元元年

詔廷臣議報書所稱給事中林聰以爲但敕諭來使不
必報書安遠侯柳溥以爲宜仍稱太師郎中章綸以爲
可稱衛喇特王而府部大臣則僉言稱汗者從其俗也
詔乃報書稱衛喇特汗 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見濟薨

謚曰懷獻 十二月乙未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巳賚
邊軍 是月衛喇特諸酋遣人貢馬尋寇遼東官軍擊
却之 是歲倭入貢至臨清掠居民貨有指揮往詰毆
幾死所司請執治上恐失遠人心不許時倭人貢物外
所攜私物增十倍禮官言宣德間估時值給錢鈔或折
支布帛爲數無多然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
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直給銀三萬四千七
百有奇使臣不悅詔增錢萬猶以爲少求增賜物詔增
布帛千五百匹終快快去

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黃河清自龍門至于

芮城 甲子大祀南郊 壬申罷福州建甯銀場從填
守尚書孫原貞之請也原貞言寇盜方平且臣覆視各
銀場親臨各坑見坑路深遠礦脉微細亦有堅石深泉
之處實難開煎伏望仍前封閉俟歲豐民富時徐議其
事乃罷之 甲戌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輯山東
河南及兩淮被災軍民時江北游饑山東河南亦饑值
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屢以爲言故有是
命 二月王竑上書言比年饑饉游臻人民重困頃冬
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水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
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劫斂衣食路絕流離載塗陛

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廡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

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上褒納之乙巳

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竝求直言

取興據明史本紀二月乙巳以雨暘不時

詔廷臣修省按是年江北海饑山東河南亦饑證之王

茲傳蓋竝時撫江北上書因有修省之詔今據增

是月禮部會試初詔會試遵永樂間例不限額不分地

上卽位之二年辛未會試禮部方奉行而給事中李侃

爭之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

以爲言下禮部覆奏臣等所奉詔書非私請也上命遵

詔書不從侃議去年給事中徐廷璋復請依正統間例

從之至是禮部奏請裁定于是復分南北中卷南卷應

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

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

州二府滁徐和三州自是遂著爲令

按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統系于景

泰元年詔明年會試毋拘額數之下扼明史選舉志李侃所奏在二年而廷璋復奏在五年會試之前典彙系之四年八月今彙書于五年會試下

三月壬子賜孫賢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辛酉命學士江淵振淮北饑淵前後脩上軍

民便宜十數事並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

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 命學士王文撫卹南畿先

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兩民以

爲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

家者至是文以便宜停之又振饑民凡三百六十餘萬

時年饑多盜文補長洲盜許道師等二百人欲張其功
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力辨其誣給事中王鏊乞會廷
臣勘實得爲盜者十六人置之法餘得釋越三月還進
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甲子廣東瀧水獠作亂時王翱
召還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至是破瀧水賊俘其
酋送京師誅之 庚辰緬甸執麓川思機發送京師初
緬人得思機發仍挾爲奇貨上卽位之元年總兵官沐
璘奏請緩之聽其自獻爲便從之至是緬人索舊地左
叅將胡誌等許以銀夏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機發及其
妻孥六人至金沙江總兵官毛勝以聞尋遣誌等檻送

至京誅之勝以平貴州苗功封南甯伯填金齒是月

戶部侍郎孟鑑言國子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有名

無實請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悉放歸從之給事中林

聰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襍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

大畧以絕玩好謹嗜慾爲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

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

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宜爲限制餘如罷齋醮

汰僧道慎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

上頗多采納

預黑林聰以災異上八事見明史本傳中在五年三月今摭之

都督黃

玠以易儲議得上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都給事中劉

煒偕同官抗章言玠本蠻獠遽蒙重任怙寵晏于乞地
六七十里豈盡無主者乞正其罪上宥玠遣戶部主事
黃岡謝景往勘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玠上卒不問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
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掠播州西坪黃灘等處詔左都
督方瑛討之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勦辛卯克之賊
魁皆就縛尋分兵克中湖山及三百灘諸苗砦禽其酋
斬首七千餘捷聞詔封南和伯瑛爲將嚴紀律信賞罰
臨陣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爲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
委以禁旅尋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是月以刑部

侍郎張鳳爲戶部尙書時金濂卒代之也懷獻太子

之薨也中外屬望沂王欲乘此復東宮無敢發者御史
鍾同與禮部郎中章綸語及沂邸皆泣下因約疏請復
儲五月同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謀
言額森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
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臣草茅
時聞寺人構惡戕僂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
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
下赫然中興勦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
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坐致太平奈何邊

氛甫息剗夷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樹風聲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卽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願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庥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踰時互相委責

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尙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卽長材屈抑孰肯爲言廷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拊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上不懌下廷臣集議甯陽侯陳懋吏部尙書王直等請納同言因引罪求罷上慰留之越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

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帥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盈災沴自弭上得疏益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同等甲子同及綸俱下錦衣衛獄拷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

錮之 初額森入寇朝廷仍遣使撫諭烏梁海而三衛
受額森指數以非時入貢遣使往來伺察中國既而額
森虐使三衛復逼徙朶顏所部于黃河穆納舊作母納地三
衛皆不堪復陰輸衛喇特情于中國是月三衛請近邊
屯駐因乞居大甯廢城尙書于謙以爲不可詔不許

六月戊子錄囚 秋七月癸酉振南畿水災時學士江
淵分振淮北淮安糧運在塗者淵悉追還備振漕卒乘
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召淵還論劾當削籍廷臣以
淵守便宜不當罪遂宥之 是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
上疏曰臣襲在朝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

令羣臣朝謁東廡羣臣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謁或譙論家法或商推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心卽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疏入不報時上皇在南宮左右數爲離間及懷獻太子薨羣小恐沂王復

立挽搆愈甚賴鍾同章綸與莊先後力言皆得罪然上

頗感悟

夜黑廖莊上書明史本紀系之六年八月下蓋因廷杖牽連竝記耳證之明史莊傳言是年七

月上書不報明年以母憂赴京領勘合上憶前疏命廷杖竝封杖杖章綸鍾同于獄中是莊上書在五年七月

廷杖在六年八月也

三編亦類敘于六年八月下

質實云明實錄莊上書在五年七月今分書之

兵

部尙書儀銘卒銘以潛邸舊恩不次遷擢然陳善進諫

頗有父風是年蘇州淮安諸郡積雪民凍餓死者相枕

沙灣之築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間鐵器萬具銘從

容請于上多所寬恤因災異言消弭在敬天法祖省刑

薄歛節用愛人錄皇明祖訓以進深見獎納卒謚忠襄

起復左都御史蕭維禎仍故官 八月丁酉復詔天

下巡撫官赴京議事 是月減兩京課鈔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爲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重地不宜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行而民已不聊生矣乃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九月壬戌免蘇松常揚杭嘉湖七府漕糧凡二百餘萬石別運淮徐臨德四倉糧以補之 福建官臺山民作亂時練綱爲巡按御史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遂與諸司忤福建按察使楊珏劾綱縱盜而廷臣當事者亦多忌綱召還謫邠州判官 冬十月庚辰命副都

御史劉廣衡巡撫浙江福建專司討賊事 十一月戊午罷蘇松常鎮四府織造採辦 十二月免南畿浙江被災稅糧 是月御史黃溥等劾給事中林聰聰以敢言著自劾何文淵等後諸司皆凜凜而吏部尤甚凡聰所言無不奉行者內閣及諸御史亦竝以聰好論建弗善也先是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改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黃綠得吏部聰亦劾之遂改工部至是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于吏部于是溥等遂劾聰專選法挾制吏部竝訐其前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

奪仲賢官予之與吳誠有怨輒劾誠因竝劾尙書王直
阿聰不舉發章下廷議大學士王文尤惡聰文致其罪
欲論斬尙書高穀胡濙不肯署穀上書論救濙稱疾數
日不朝上遣中官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
林聰殊驚悸耳上亦自知聰遂得釋左遷國子監學正
是冬前南京御史尙禴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
直之士冒死陳言而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
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煽誘輦俗由掌
邦禮者畏中官勢以此度僧日益多宜盡勒歸農以省
冗費章下禮部時禴以劾周銓同下獄尋論謫至是疏

既下尙書胡澐惡其刺已遂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

浙閩之亂尙書孫原貞兼填兩省其年冬疏言四方屯軍宜簡精銳實伍餘悉歸農以省冗食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之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征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俟倉儲旣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又言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爲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

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
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它日患時不能盡用越十年
郎陽盜起果如原貞言 是歲額森爲知院阿喇所殺
額森自立爲汗恃其強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喇以己
當遷太師求于額森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額
森不許阿喇怒額森亦忌阿喇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
其子守西番召阿喇二子從先鳩殺其次子阿喇懼詐
言三衛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額森先使賽堪達
通舊作賽刊大同二王與俱臨行觴焉中途阿喇長子亦中鳩
死阿喇憤甚給二王前渡自在後勒部落兵三萬攻額

森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上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上烏梁海血亦在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額森無以應約明日與戰退而與巴延特穆爾等議帳中有阿喇故部曲三人事額森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劍刺額森殺之並殺巴延等賽堪王聞變領七千人蹕之既知額森死棄衆去爲其下所殺達通王領其人馬西奔踰年韃靼部長保喇舊作李來復殺阿刺奪額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立之號小王子自是額森諸子分散衛喇特遽衰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等雄視部中韃靼勢復振

云改異明史本紀系額森被殺于是年之末三編系之
十月證之明史瓦刺傳言額森被殺在六年因遣貢
牽連並記耳若諸書所記謂額森被殺在天順間弇州
北虜志系之天順四年皆因野史致誤明史三編据英
宗實錄今從之仍依
本紀書于是年之末